

#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课程体系整合初探<sup>\*</sup>

肖希明 唐 义

**摘 要** 正在兴起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迫切需要大量掌握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三门学科课程体系的整合是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数字环境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文献,共同的建设任务——资源数字化,和共同的服务内容——数字文化服务,这些共性为三门学科的课程体系整合提供了现实依据。近年来,国外的 iSchools 运动、面向宽广信息职业的专业教育以及相关国际会议也正在倡导并推动这种整合。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人机交互为核心,以文化管理、生态管理、馆藏管理、技术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课程体系整合模型。图 1。参考文献 30。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博物馆学 档案学 人才培养 课程体系整合

**分类号** G250

## Curriculum System Integr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Museology and Archival Science

Xiao Ximing & Tang Yi

**ABSTRACT**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services of digital cultu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of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s who master the knowledge of library science, museology and archival scie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s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in those field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libraries, museums and archives share common research objects, construction tasks and service content, namely documents, resources digitalization and services of digital culture, which provide a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curriculum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This integration has been promoted by iSchools movement, broad information career-oriente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Based on this trend, the article proposes a curriculum integration model of library science, museology and archival scienc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tands at the center of this curriculum model and four management tasks constitute the main contents: culture, ecology, collections and technology. 1 fig. 30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Museology. Archival science. Talents cultiv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tegration.

###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信息需求的日益广泛和复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各类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纷纷将各自的文献或文化资源加工转化为数字资源,为公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近年来,这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呈现明显的整合趋势,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展合作,整合数字资源,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数字文化服务。这种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iSchools 运动发展趋势及对国内外信息领域的影响”(项目批准号:12JJD820013)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资源整合模式构建研究”(项目号:2013104010205)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肖希明,Email: xxmwhu2011@163.com

经过整合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迫切需要大量掌握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的复合型人才。但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沿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时的模式,其特点是专业划分过细、过窄,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相关学科很难融合到一起,造成明显的学科专业壁垒。在当今不同信息职业交叉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这种小专业的教学机制不但难以培养出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领域的专业人才,也不利于这些学科的持续发展。基于社会实践和学科专业的发展需求,本文对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的课程整合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构建一个由“信息—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技术—人”三个维度构成的专业课程体系,使培养的人才具备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实践领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

## 2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课程体系整合的内在依据

### 2.1 研究对象的交集——文献

研究对象是“科学部类之间、门类之间以及学科之间相区别的内在根据”<sup>[1]</sup>,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完全没有交集。在社会和学科发展进程中,虽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都形成了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体系,但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文献。作为国家标准的《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对“文献”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里的“一切载体”既包括普遍存在的纸质知识载体,也包括诸如出土的青铜器等非纸质知识载体。

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同宗同源,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二者的研究对象——图书和档案——难以区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图书和档案实现了分离,但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包含。在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两种社会实体机构分离后,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保存在这两个机构内的不同类型的文献。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存放于博物馆这一社会文化机构里的文物——其中包

括文献。与图书馆和档案馆所指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博物馆所指的文献除了一般印刷型文献之外,还有年代比较久远的甲骨、皮革、金石、木牍、竹简等<sup>[2]</sup>。尽管图书、档案和文物这三种文献的表现形式、历史价值、社会作用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人类记录知识、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只是由于它们保存在不同的机构,因而有了不同的称谓。例如,马克思的手稿放在图书馆叫做图书,放在档案馆叫做档案,放在博物馆叫做文物。图书、档案和文物统一于信息、知识、智慧这一层次<sup>[3]</sup>,统一于知识信息的生产、收集、整理、传播和利用这一人类信息知识交流系统的活动中,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

### 2.2 数字环境下资源建设的交集——资源的数字化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都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机构。长期以来,这些机构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都是实体文献,实现的是实体文献信息的交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的生产、存储、传递、利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社会的信息需求也越来越广泛和复杂。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都将各自的馆藏资源通过各种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处理,构建数字化馆藏,以实现资源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共享。

在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用来提供服务的资源,界限越来越模糊。对于机器来说,图书、档案和文物都是一种信息知识载体,都可用相同或类似的方式输入、加工和输出。对于用户来说,用户并不关心资源的类型及其来源机构,而是关心自己的信息需求能否得到快速高效的满足。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工作人员处理的都是信息知识载体,都是将这种载体数字化,并通过网络提供利用。正是因为存在着资源数字化的共同需求和资源处理方式的趋同性,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专业教育才有必要实现课程体系的整合与重构,培养出能够在这些不同的信息领域从事数字资源建设的专门人才。

### 2.3 数字环境下服务的交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进行馆藏资源数字化

的最终目的就是充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为社会公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档案馆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体。然而,随着社会生产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越来越在乎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一站式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期望。在数字环境下,如何向公众提供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如何让公众方便快捷地获取这些资源,成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必须面对的问题。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挑战,使得世界各国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近年来合作开展了很多面向公众的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和服务项目,如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导、多个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参与建设的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德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门户项目,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理事会(Museums, Library and Archives Council, MLA)实施的“聚宝盆(Cornucopia)”项目等,都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实践。2002年启动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代表性重大工程,该工程通过“数字文化网”这一平台整合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团及广电、教育、科技、农业等部门的优秀数字资源<sup>[4]</sup>。

这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项目呈现出合作机构多元化、运行机制复杂化、资源类型多样化、信息技术先进化、服务方式集成化等特点,其工作方式与职业内容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就需要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实践领域的信息专业人才。这类专业人才需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如在信息政策、知识产权以及物理和数字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需要具备与同行进行交流的能力,以确保信息资源的互操作、长期保存以及获取标准的广泛采用<sup>[5]</sup>。在现代信息技术对提高服务效能愈来愈重要的情况下,信息专业工作人员需要知道如何管理信息资源,如何掌控内容管理系统,如何实施元数据标准以及评估信息接口<sup>[6]</sup>,从而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将资源送到用户手中。而目前无论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还是博物馆学或档案学专业教育,都难以完全实现这些知识和能力的授予和培养,这就需要整合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的相关课程,构

建一个全新的宽泛的课程体系,实现数字环境下的教育融合,创造一个包含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信息专业人员的“集合群落”(metacommunity)<sup>[7]</sup>,以培养在不同实践领域从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复合型人才。

### 3 国外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教育的整合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泛在信息环境开始形成,图书情报工作的内容、方式和手段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且广泛渗透到各种信息职业之中。这些都给传统的图书情报学(LIS)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欧美一些著名的LIS教育机构开始对传统的LIS教育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 3.1 iSchools 运动

本世纪初,美国七所著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为了应对新的信息环境给LIS教育带来的挑战,发起了“信息学院运动”(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以整合所有与“信息”相关的学科教育。iSchools运动把LIS教育与社会信息化这一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把信息、技术和人的关系作为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主张面向更为宽泛的信息职业培养人才,创造出LIS教育的新模式<sup>[8]</sup>。iSchools联盟成员遍及美洲、亚洲、欧洲,其成员数从最初的十几个发展到目前的55个(其中包括中国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sup>[9]</sup>。

学科整合一直是iSchools关注的问题。在iSchools联盟建立初期,国外学者就将这个“i”解释成是“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的首字母缩写<sup>[10]</sup>。与国内大多数高校单独开设图书馆学专业不同,国外iSchools联盟成员中单独开设“Library Science”专业的院系较少,而是开设“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专业或者“Information Science”专业,这样就将信息、技术和人三者有效地融合起来。根据笔者的调查分析<sup>[11]</sup>,在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下,国外

iSchools 联盟成员高校的 LIS 教育与档案学教育整合趋势在不断加强,最典型的案例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档案及信息研究学院(School of Library-Archival &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博士项目“图书馆、档案与信息研究”(Library, Archival and Information Studies)<sup>[12]</sup>。英国伦敦大学信息研究系也为图书馆员、档案工作者、记录管理者、博物馆员以及其他信息及文化专业人员提供跨领域资质的“图书馆、档案与信息研究”(Library, Archive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硕士项目。

### 3.2 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整合——以数字监护(Digital Curation)教育为例

随着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合作开展数字服务融合项目的不断增多,对培养跨越三馆实践领域的信息专业人才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国外高校逐渐对三个领域的课程进行整合,目的是让毕业生接受该领域的通识教育,具备不同实践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提供“全能型”的专业人才,更好地应对网络信息环境中的各种挑战。为了帮助学生实现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工作传统边界的职业生涯梦想,国外部分高校(如伊利诺伊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在 LIS 教育课程体系中融入博物馆信息学方面的课程,主要研究博物馆里的人、信息和技术结合地带社会技术的相互作用问题<sup>[13]</sup>,并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演化。目前,许多学校开设的数字监护教育正是这样一门跨学科的课程。

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工作重点正在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会从基于纸质的业务中转移,更多地投入到数字资产的生产和管理之中,对数字馆藏、电子记录、科学数据等数字对象按照生命周期进行持续的管理,因此,数字监护显得日益迫切<sup>[14]</sup>。数字监护对象类型的多样性决定了课程内容的广泛性,数字馆藏监护的对象涉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三个领域的资源。因此,诸多数字监护教育项目有机地将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三者的课程体系与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在课程体系设计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数字监护职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第二,学

生需要在教室里学什么;第三,学生在实习中需要学什么。课程设置以对数字对象生命周期管理各个阶段的任务为主线,即创建前的设计与规划、创建、评价与选择、归档、保存、检索和利用,辅之以法律和知识产权、数据标准及政策、组织管理、项目管理等相关方面的课程。课程体系容纳了各种类型的数字对象,如文化遗产、学术和行政信息、学习材料、研究和其他形式的数据、视听材料、网络信息<sup>[15]</sup>。为了将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数字监护方面的知识应用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机构库、科研机构、数据中心等“数据密集型”机构实习的机会。

在目前所实施的数字监护教育项目中,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NC-CH)的数字监护课程项目(the Digital Curation Curriculum Project, DigCCurr)全方位解决了跨越各种文化信息机构和多种类型信息职业的数字数据长期保存问题。通过强调跨越数字资产生命周期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具备信息技术知识的管理者,填补了跨文化遗产机构工作边界职业教育的空白<sup>[16]</sup>,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为其他教育或科研机构实施类似的教育项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模型,推动了数字监护教育的发展。据英国数字监护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 DCC)统计,提供数字监护教育相关项目或课程的机构有三十多个<sup>[17]</sup>。在这些项目的推动下,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课程体系的融合程度将会越来越深,培养的人才也会越来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3.3 相关国际会议推动面向宽泛信息职业的专业教育整合

随着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数字服务整合实践的持续推进,高校加大面向宽泛信息职业的专业教育改革力度成为了必然选择。2008年4月,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信息学院(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Information)、瑞格林艺术博物馆(Ringling Museum of Art)赞助了文化遗产信息职业研讨会(the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Workshop)。该会议



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鼓励在 LIS、档案学以及博物馆学教育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提高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员满足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用户信息需求的能力<sup>[18]</sup>。参会者关注的是这新兴的三方(LIS、档案学和博物馆学)对话方式对传统的两方(LIS 和档案学)对话方式的变革。在面向不同信息职业的专业教育整合方面主要探讨了以下内容:LIS、档案学和博物馆学项目与其他诸如艺术历史或商业学院等大学项目进行合作的利弊;打破三个学科边界的数字监护的核心观念;将不同学科的学生聚集到一起的重要性;在数字文化遗产研究中构建一个共同课程以获得认证的可能性;参与到更为广泛的知识社区的需求。会议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信息获取与提供,达成四项原则共识:第一,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图书馆、档案馆或博物馆;第二,或者吸引你的用户,或者失去他们;第三,信息最好是免费的;第四,接纳共性和多样性。

大规模数字资源库的出现,而且在本世纪呈成倍增长的趋势,要求信息管理者具备获取、管理、组织、保存海量数据并提供数据服务的技能,以使这些海量数据在跨学科及异构社区得到利用和再利用。在此背景下,2008 年 7 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召开了数字图书馆联席会议(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期间举办了一个名为“数字监管教育:图书馆员,档案管理者,博物馆员?”

(Education for Digital Stewardship: Librarians, Archivists or Curators?)的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是由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研究所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资讯与图书馆学学院共同组织的。该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包括:这些新型的信息管理人员从哪里来;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是否存在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以及其他大型资源库的核心能力<sup>[19]</sup>。这些会议在全球范围内宣传了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教育整合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信息职业教育体系的变革。

#### 4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课程体系整合模型

根据信息职业的需求和目前我国信息职业专业的教育状况,基于 Seadle 和 Greifeneder 设计的以人机交互为核心的 iSchool 课程模型<sup>[20]</sup>,笔者提出了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专业课程整合模型(见图 1)。此图中,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是该课程模型的核心,四周环绕着四个管理任务。在每两个管理任务角落之间是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目前关注的四个突出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该课程模型仅仅列出了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的管理任务和关注的主要问题,它不具有排他性及完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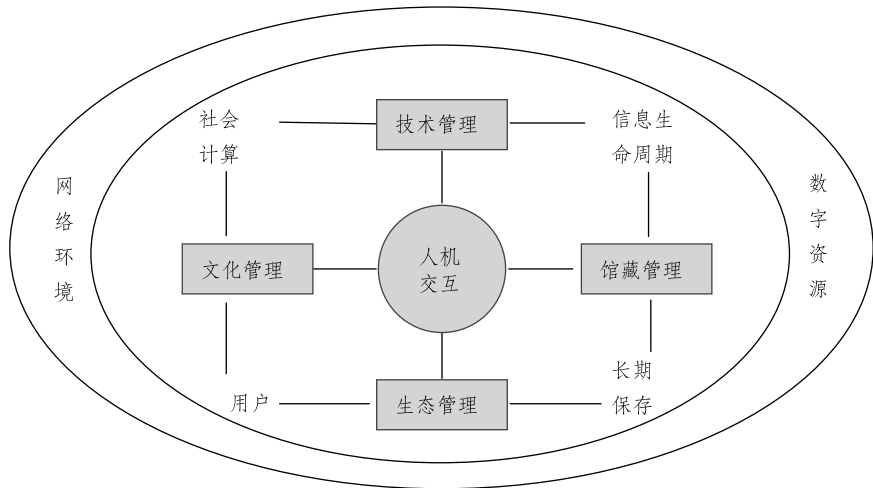


图 1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专业课程整合模型

#### 4.1 课程模型的核心: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是研究人、计算机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技术,从20世纪40年代的手工作业阶段到21世纪多通道、多媒体的智能人机交互阶段,人机交互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人适应计算机到计算机适应人的发展史,人机交互对计算机的发展和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人类的生活<sup>[21]</sup>。据统计,仅2012年,有关人机交互方面诸如iConference的国际会议就有将近100个,2013和2014年的iConference大会主题仍然包括人机交互<sup>[22-23]</sup>。人机交互技术是信息产业竞争的焦点之一,很多国家都将人机交互技术作为重点研究的一项关键技术。2013年4月,《中国文化报》报道显示,多点触控、语音技术、眼球控制、体感交互技术等多元化人机交互技术已逐渐走入大众生活,给文化生活带来无尽可能<sup>[24]</sup>。

在网络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计算机终端设备获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在线资源,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也越来越多地提供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服务。无论是在线资源的提供还是在线资源的获取,都离不开人和计算机之间的交互行为。没有了人机交互,就没有了资源的网上提供和获取,也就没有了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网络数字文化服务,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就会被社会进一步边缘化。而良好的人机交互效果,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体验,让用户在愉悦的心情中享受服务,从而提升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信息职业人才的教育就应该不断加强人机交互课程的设置力度,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这方面的课程可以包括人机交互导论、人机交互设计等。

#### 4.2 文化机构管理任务方面的课程设置

(1)生态管理。一定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处于由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当中,而这些文化服务机构内部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因素。这些因素处于统一对立、平衡失衡的有机动态联系当中。文化服务机构生态系统主要

包括两种:一是以文化服务机构为中心,在外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下,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文化服务机构系统;二是由文化机构内部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它反映的是文化服务机构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对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的生态管理就是相关责任主体全面准确把握本机构所在的生态位,科学制定组织目标,采取合适有效的行动方案,推动本机构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复杂交互的和谐统一。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历史环境下,图书馆生态化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路向,将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sup>[25]</sup>。推而广之,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的生态化也是其持续生长的不二法门。网络环境催生了数字生态系统的出现,这使文化服务机构的生态管理变得更加复杂。教育机构的功能不仅仅只是让学生意识到这些生态系统,而是要让学生参与并改变它们。这方面的课程可以包括组织生态管理、文化机构生态管理等。

(2)文化管理。正如企业文化在激烈的竞争中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样,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组织文化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愈来愈重要。我国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工作内容都以结构化事务处理为主,工作环境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管理文化也应当以人性化管理为核心,培养敬业奉献,以履行保存文化遗产使命为荣的组织文化。如果作为文化服务机构自身灵魂的组织文化不尽如人意,那么其提供信息知识服务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在新技术不断运用和服务方式持续演变的情况下,文化服务机构的文化建设显得更加重要。高校可以设置文化遗产机构文化管理等相关课程,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管理能力和素养。

(3)技术和馆藏管理。现代信息技术在提高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服务效能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3D技术、关联数据、语义网等技术的发展给数字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无限的可能。馆藏管理一直是文化服务机构的核心工作,而对数字馆藏的管理将使其面临更大的

挑战。这需要通过教育培养出能够运用先进技术管理数字资源的人才。其课程设置可以包括计算机程序设计、元数据、信息系统、数据库管理、信息组织、本体、数据可视化、信息检索等。

### 4.3 与文化服务机构关注的主要问题相关的课程设置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共同关注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用户问题、资源的长期保存与获取问题、信息生命周期问题、社会计算问题、资金来源问题、宣传问题以及同其他机构合作问题等。本文选取目前这些文化服务机构和高校都比较关注的四类问题进行阐述,并尝试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以连续而精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1) 用户问题。用户问题始终是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如果没有了用户,实体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就成了用砖瓦构成的一堆堆冰冷的物理建筑,其数字资源也会被网络上的海量资源所淹没。如果它们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正是意识到用户的重要性以及来自百度、Google 等多方面的挑战,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也一直在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断努力。在这方面,高校可以考虑设置用户信息行为、用户信息需求规律、用户信息服务、用户阅读心理、数字文物陈列设计、用户网络参观等方面的课程。

(2) 资源的长期保存问题。资源是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存在的根本,是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基础。虽然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资源类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都面临资源长期保存问题带来的挑战,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问题更是引起了国内外相关机构的持续关注。资源的不断更新与其存量的持续增长是文化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持久吸引用户、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长效举措。这方面的课程设置可以包括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长期保存、(数字)文物长期保存等。

(3) 信息生命周期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质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

中。作为信息知识的载体,也处于产生、发展、成熟、消亡这个运动过程之中。从价值层面上讲,现存图书馆的大部分文献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文献半衰期理论、三线典藏制以及剔旧制度的建立等都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但是,一些极其珍贵的档案或文物的价值不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反而会越来越大,在对其进行管理时,也要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档案或文物采取不同的保存策略。当前国内外学界和业界极为关注的是数字资源的生命周期问题,前文提到的数字监护就包括概念化(Conceptualise)、创建(Create)、获取与利用(Access and use)、评估与选择(Appraise and select)、部署(Dispose)、采集(Ingest)、保存(Preservation)、再评估(Reappraise)、储藏(Store)、获取和再利用(Access and reuse)、转化(Transform)<sup>[26]</sup>等对数字对象整个生命周期所有阶段的操控。数字监护教育强调的就是对数字对象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注重培养学生对数字对象生命周期全过程管理的思维方式<sup>[27]</sup>。在这方面,高校可以设置档案生命周期管理、文物生命周期管理、网络资源生命周期管理等相关课程。

(4) 社会计算问题。社会计算问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计算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笼统说来,社会计算是一门现代先进信息技术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与智能科学重点实验室王飞跃研究员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理解社会计算:一是计算机或更广义的信息技术在社会活动中的应用;二是社会知识,或更具体的人文知识在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中的使用和嵌入,反过来提高社会活动的效益和水平<sup>[28]</sup>。目前,大量存在于网络上的 Web2.0 工具,如博客、维基百科、开源社区、社会书签、社交网站,都是社会计算特征的体现。社会计算发展到现在,已经从计算机科学逐渐渗入到其他学科,它是人文社科研究的新方法<sup>[29]</sup>,是社会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共同机遇<sup>[30]</sup>。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应该抓住机遇,将实现科学、技术与人文数字化动态融合<sup>[28]</sup>的社会计算纳入到本学科广阔的研究视野当中,在理论指导下,实现图书馆、博

物馆和档案馆文化资源与最新科学技术的融合,进一步提高这些文化服务机构的服务效能。其课程可以包括社会计算导论、数字文化资源社区管理等。

## 5 结语

培养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不同实践领域的信息专业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文

提出的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课程体系整合模型仅仅考虑到了课程设置本身,而没有考虑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阻碍。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则,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专业教育只有克服种种阻碍,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扬弃,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需求不断更新课程内容,调整课程设置体系,才能在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中继续存在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金胜勇,刘志辉.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析论[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1): 4-7. (Jin Shengyong, Liu Zhihui. Analysis of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1): 4-7.)
- [2] 金愉,李立宏,徐桂香,等.略论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的文献研究互动空间[J]. 中国科技信息,2012(12):202, 238. (Jin Yu, Li Lihong, Xu Guixiang, et al. On the literature study interactive space of library science and museology[J].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2012(12): 202,238.)
- [3] 王宸君.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共同基础[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03, 23(3):6-7, 43. (Wang Chenjun. The common base of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rchival science [J]. Libra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03, 23 (3): 6-7, 43.)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国家数字文化网[EB/OL]. [2013-06-06]. [http://www.ndenc.gov.cn/gongcheng/jieshao/201212/t20121212\\_495375.htm](http://www.ndenc.gov.cn/gongcheng/jieshao/201212/t20121212_495375.htm).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digital culture network [EB/OL]. [2013-06-06]. [http://www.ndenc.gov.cn/gongcheng/jieshao/201212/t20121212\\_495375.htm](http://www.ndenc.gov.cn/gongcheng/jieshao/201212/t20121212_495375.htm).)
- [5] Marty P F. The changing nature of information work in museum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58(1):97-107.
- [6]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CHiPs) workshop report [EB/OL]. [2013-07-29]. [http://chips.ci.fsu.edu/chips\\_workshop\\_report.pdf](http://chips.ci.fsu.edu/chips_workshop_report.pdf).
- [7] Gilliland-Swetland A J. Enduring paradigm, new opportunities: the value of the archival perspective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EB/OL]. [2013-06-29]. <http://www.clir.org/pubs/reports/pub89/pub89.pdf>.
- [8] 李金芮,肖希明. iSchools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2, 56(23):6-10, 23. (Li Jinrui, Xiao Ximing. Personnel cultivation mode of iSchool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12, 56 (23):6-10, 23.)
- [9] iSchools directory[EB/OL]. [2013-08-11]. <http://ischools.org/directory>.
- [10] 叶继元. iSchools 与学科整合[J]. 图书情报工作,2007(4):6-9,51. (Ye Jiyuan. iSchools and the intergration of LIS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7(4): 6-9, 51.)
- [11] 唐义,郑然. iSchools 运动与学科整合:现状及趋势[J]. 图书情报知识,2012(6):20-25. (Tang Yi, Zheng Ran. iSchools movement and the discipline integr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J]. Document,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2(6): 20-25.)
- [12]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library, archival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degree[EB/OL]. [2013-06-29]. <http://www.slais.ubc.ca/programs/phd.htm>.
- [13] Marty P F, Twidale M B. Museum informatics across the curriculum: ten years of preparing LIS students for careers transcending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11,52 (1):9-22.



- [14] Botticelli B, Fulton B, Moses R P, et al. Educating digital curato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uration, 2011, 6(2): 146-164.
- [15] International curation education forum [EB/OL]. [2013-06-22]. <http://www.jisc.ac.uk/whatwedo/programmes/preservation/iceforum.aspx>.
- [16] Tibbo H R, Lee C A. Convergence through capabilities: digital curation education for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EB/OL]. [2013-07-29]. <http://www.ils.unc.edu/callee/p53-tibbo.pdf>.
- [17] DCC. Data management courses and training. [2013-08-25]. <http://www.dcc.ac.uk/node/8975>.
- [18]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workshop [EB/OL]. [2013-07-29]. <http://chips.ci.fsu.edu/purpose.html>.
- [19] Education for digital stewardship: librarians, archivists or curators? [EB/OL]. [2013-06-19]. <http://www.ils.unc.edu/jedl2008>.
- [20] Seadle M, Greifeneder E. Envisioning an iSchool curriculum [EB/OL]. [2013-06-20]. <http://informationr.net/ir/12-4/colis/colise02.html>.
- [21] 董士海. 人机交互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J].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2004, 16(1): 1-13. (Dong Shihai. Progress and challenge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J]. Journal of Computer-Aided Design & Computer Graphics, 2004, 16(1): 1-13.)
- [22] HCI bibliography: events calendar [EB/OL]. [2013-07-19]. <http://hcibib.org/events>.
- [23] The iConference [EB/OL]. [2013-07-19]. <http://ischools.org/the-iconference>.
- [24] 程鹏. 人机交互技术: 给文化生活带来无尽可能 [N]. 中国文化报, 2013-04-09(7). (Cheng Peng.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bringing endless possibilities to cultural life [N]. China Culture Daily, 2013-04-09(7).)
- [25] 夏有根, 黄晓英, 陈高潮. 生态化: 21世纪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路向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 34(5): 85-88. (Xia Yougen, Huang Xiaoying, Chen Gaochao. Ecological trend: the basic approache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 34(5): 85-88.)
- [26] DCC. What is digital curation? [EB/OL]. [2013-07-19]. <http://www.dcc.ac.uk/digital-curation/what-digital-curation>.
- [27] Comparing curricula for digital library and digital curation education [EB/OL]. [2013-07-12]. <http://www.ils.unc.edu/digocurr2009/1b-pomerantz.pdf>.
- [28] 王飞跃. 社会计算——科学、技术与人文的数字化动态交融 [J]. 中国基础科学, 2005, 7(5): 5-12. (Wang Feiyue. Social computing: a digital and dynamical integ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and social studies [J]. China Basic Science, 2005, 7(5): 5-12.)
- [29] 王修力. 社会计算: 人文社科研究新方法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06-17(B02) (Wang Xiuli. Social computing: a new research method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3-06-17(B02).)
- [30] 陈浩, 乐国安, 李萌, 等. 计算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共同机遇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9(3): 87-93. (Chen Hao, Yue Guoan, Li Meng, et al. Computation social sciences: the common opportun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3, 39(3): 87-93.)

肖希明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邮编: 430072。

唐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012 级博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 2013-10-11)